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

七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靈臺郎臣倪廷梅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卷八

宋 張行成 撰

觀物外篇中之下

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

實則有盡虛則無窮神用不可測者太虛之變化也

是故象數推天有時不驗聖人不貴乎術獨重乎理

者蓋以此也故雍謂天可以理盡不可以形盡而後

文淵閣寶
乾隆御覽之寶

天之用以理為宗

自然而然者天也唯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也

自然者理也理之所至混然自成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天造也欲知其所以然者由窮理而始唯聖人能索之者窮理之至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窮理者猶在致知之域我與理異至於窮神知化自非體之者有不能焉與理一也時行時止者委身於理私意

無與焉故行止雖人所爲而實同乎天者天行也

生者性天也成者形地也

生者性天眞氣靈性也成者形地血氣體質也眞氣靈性雖藉血氣體質而行亦因血氣體質而亂君子貴反本者合二歸一也

日入地中交精之象

日入地中有男女之象無情慾之私男女合精血交而後生人故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惟人

備天下之美既有美焉則近乎末流矣聲色臭味味最為末者陰之極也是以人能天地之所不能而亦不能天地之所能裁成輔相雖由才智而行變亂戕賊亦自巧詐而始故曰甚美必有甚惡識者寡嗜慾薄滋味反本之道也

體

體四而變六兼神與氣也氣變必六故三百六十也

體者在天為四時在地為四維在人為四支神則太虛氣則太和也神者太虛之靈其光為血氣者太和

之發其液為精四體者神氣所自成而復寓其間以致用故六也先生曰陽行一陰行二一主天二主地天行六地行四四主形六主氣是三百六十日者氣變必六運行之數也二百五十六位者體變則四生物之數也

凡事為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于六十兼之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也

天數五地數五合之而十天包乎地得數之全體四

用二合之而六故氣以六變而爻畫象之餘分侵地不過乎七故歲歲有閏餘畫極七分而蓍數法之也以一歲而言冬三分不用以一日而言夜三分不用皆以存本也存本不用用乃不窮故人作事不可盡常留十之三可也若為之極後來不可復措手矣秦之虐隋之奢皆用之而盡者也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先天八卦之圖員者為天方者為地體分乎兩用合
乎一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仁者見之謂之仁智
者見之謂之智見有限理無窮宜終身玩之而不厭
也
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出入
于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乾者天德一氣之主也分而稟之有萬不同皆原於
一而返於一天德者誠也至誠不息則不為死生間

斷剛健粹精有氣之用無氣之累故能載神而與之俱也神者太虛之靈在乎有物之先當為一而應乎次二者以虛必寓實而顯仁神亦乘氣而變化也古之事神者設木主立尸祝置巫覡皆以託其虛也惟其變化不測出入于有無生死之間不為實之所礙是之謂神凡人皆有神而不能自神者為實之所礙爾惟至誠存心者其心虛明有心之用無心之累不累於物乃能如神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

元亨利貞循環無端立本則一應用則四以至六爻旁通有萬不同其實復歸于一此性命之理也在釋氏為圓在老氏為眞在吾儒為誠君子自强不息所以體也

時然後言乃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應變而言言不在我謂之無言可也孔子與門弟子言皆隨其人資質而應答未嘗有心也不謂之天可

乎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眞可以謂之人矣

數成於三三者眞數應其數者天地人是也故人為天地之配或問管仲曰人也以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有仁者之功可以配天地也若下管仲者是物而已或曰才力有分遇合有數安得人人為管仲之功乎曰仲尼之徒羞稱管晏君子所以配天地或在此不在彼也故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此之謂大丈夫

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

生而成成而生者生生不窮也達人以死生為夜旦之常者知此而已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理人皆能言實知者鮮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為聞而知之者言也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地以體為體而宅氣天以氣為體而宅神太虛無體

神自生焉故君子貴虛心虛非無也易所謂天地絪
緼老子所謂綿綿若存子思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孟子所謂誠者天之道虛即氣氣即虛虛者
氣之未聚有氣之用無氣之累者也

天六地四天以氣為質而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而以
氣為神惟人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如禽獸之聲以
其類而各能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
然唯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也人之生眞

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

三天兩地者天地用數也以十數之天得六地得四天地分乎太極之數也乾之策二百一十六者三十六而六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三十六而四之也乾坤分乎一朞之數亦天六地四也四者四體也六者兼神與氣也先生曰天行六地行四四主形六主氣是也天以氣為質以神為神是天無質也故能

動不能靜地以質為質以氣為神是地無神也故能靜不能動惟人備乎神氣質故兼天下之能而為萬物之靈也太極之數一而包五天有五星地有五行故聲有五音禽獸稟氣之偏各得其一如牛鳴中宮雉鳴中角之類惟人備五行得天地日月交之用故獨異乎物而為至貴也

燈之明暗之境日月之象也

燈之所照前明則後暗不能如燭之四照若日月之

代明也或曰燈所以照處明不照處暗如月之借明於日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膽情性神而情鬼

影者形之陰因形而有不能免也影必託明而見陰不能自見也日者天之陽魂月陰魄也性者人之陽魂情亦陰魄也月借日以明過則食日情因性而生過則亂性性情皆虛寓之於形則心為性神靈之主

也膽爲情血氣之使也神本於虛鬼近於物故性神而情鬼無心者爲神有情者爲鬼情一也喜怒愛惡又有邪正焉正者猶爲鬼之神不正者斯爲鬼之物矣

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

著合一握四十九之未分是謂易有太極太極者太一也包含萬有於其中故曰道爲太極在人則心爲太極太極不動應萬變而常中乃能如天故揲著必

掛一也

形可分神不可分

可分者不能分不可分者能分猶可變者不能變不可變者能變也神者形之用形者神之體神寓於形形有殊而神則一故一體動而四支應者神本一故也人能體神致一則萬物應感如同一形故曰至誠如神又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為主則能一形為主則不一衆人以形為主物為之累安能體神而致

一乎
陰事大半蓋陽一而陰二也
陽一陰二者陰分陽也雖陽少陰多而陰小陽大陰
之二不能敵陽之一陰二則缺陽全則三也是故奇
畫少而致用多偶畫多而致用少天地心腎與夫支
幹之理可以見矣昔闗子明言善人少惡人多暗主
衆明主寡亦陰事大半之義皆論體數者也若用數
則不然是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地數本多於天聖人

作易三天兩地倚正數而立之以大包小以陽役陰

小人雖多不能以衆而勝至於黎民於變皆化乎陽

則復合於一矣

冬至之後為呼夏至之後為吸此天地一歳之呼吸也

冬至之後陽長陰消舒萬物以出故為呼夏至之後

陰長陽消斂萬物以入故為吸若自日言則子以後

為呼午以後為吸天之一年一日僅如人之一息是

以一元之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在大化中為一年

而已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發而中節者無心善應天之公理非人之私情也不誠者無物至誠者無我故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能無我則七情應感而和無入不自得無適而非樂也蓋悲愁憂怒不累其心心之所存者誠理眞樂而已

不我物則能物物

天之所以大者以其體物而無私人若有我則我亦一物爾安能物物是故有我者不能我我無我則我自我矣敵物者不能物物體物則物自物矣無我而體物則萬物皆備於我我大而物小矣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任我者一人之私意因物者天下之公理私者情也

情則血氣之慾公者性也性者精神之靈人心爲政
血氣不能亂之則精神內守反乎性原其中虛明神
而靈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爲陰陽所攝者御氣
而不恃於氣故也是故龍之變化觸石如虛行空如
實亦可謂神矣猶爲陰陽所制者以其恃於氣也知
夔蚿蛇風心目相憐之理則可以知神矣
天之孽十之一猶可違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逭
天之孽數也人之孽理也理之所至無可逃者數亦

由理而生而有逆順循理之順者可以回數之逆天
人之分也循理之順可以回數之逆者天地大數本
順其逆乃細數之紛紜錯亂者爾觀先天與卦氣二
圖可以見矣如人脈息初本有常至于錯亂或自為
之增損也十之一十之九者十孽之中由天者一由
人者九言自取者衆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先天造物之初由心出迹之學也後天生物之後因

迹求心之學也心虛而神道亦虛而神能出入於有無死生在先天之初不為無在後天之後不為有者迹不能礙本無間斷故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形可分神不可分以其不可分故未嘗不一天下無二心者亦以本一而已本一而不能一者形為之累物或礙之也至人與他心通者其心虛明形不能礙盡誠之極體物之至也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者

慾將至有開必先凡人吉凶禍福或得之夢寐或見之證兆有知先覺焉者神之靈也人心皆有神靈多為血氣外物所昏如鑒之蒙垢已則先暗何以照人

道與一神之强名也以神為神者至言也

鬼者死之名也神者通乎生死之稱聖人曰神人之學至於神者不死之學也神者道與一之妙用也

身地也本靜所以能動者血氣使之然也

血氣者陽氣也神氣也所謂既生陽為魂者魂氣歸

天雖有死䰟無能為矣此地之質也故植物亦有氣
而不能動者陰之氣地之類也
生生長類天地成功別生分類聖人成能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生生也一卦
分八卦以至于六十四卦一卦分六爻以至於三百
八十四爻衍而長之以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長
類也由一氣之變化天地之所以生也故曰天地成
功若夫別其生分其類使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禽

獸草木蟲魚各安其生魑魅魍魎鬼神不出其靈怪
者由一理之經綸聖人之所以治也故曰聖人成能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性情本一類也性得於有生之初近乎天理之誠情
見於有慾之後雜乎人為之偽本末之異也返乎一
則用無非善雜于二則有善有惡若沒于下流則無
非惡矣
陽主闢而出陰主翕而入

陽之闢而出也震以長之乾以分之觀春夏而可見矣陰之翕而入也巽以消之坤以翕之觀秋冬而可見矣

日在于水則生離則死交與不交之謂也

日在子以後為升則向生午以後為降則向死故人當保精精全乃神王坎離不交則天地之道否而陰陽之功息矣

陰對陽為二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

于陽則歸之于一也

陰者道之體陽者道之用體常存以待用故陽來則有用而生陽去則無用而死天下之物歸乎用故以陽為主也陽對陰為二如君之有臣夫之有婦天之有地名雖竝立勢不相亢所以乾九坤六陽能兼陰陰不得兼陽聖人三天兩地而倚數蓋因自然之理而反二歸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

神依於氣性依於質故氣清則神清昏則神昏質明則性明暗則性暗曰神無方者主神而言也性有質者主受性者言之也謂性為萬物之一原者以性為神在命之先也謂性為有質者以質為性在命之後也性正如精神有精而後有神有命而後有性此世人所共知後天之學也

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發乎性者內心起也內心起則血氣應之故見於情

血氣動於中顔色見於面不得而隱也惟大姦大聖顔色不能盡其心

以天地生萬物則以萬物為萬物以道生天地則天地亦萬物也

道生天地者太極生兩儀也天地者大物也萬物皆為天地之體合天地之閒一物而已人能體物則如天地也

人之貴兼乎萬物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

天一地二人三合一與二為三故人當虛位天地之用也能兼天地之能而為天地之用也凡萬物之類有肖乎天者有肖乎地者人而兼之不亦貴乎不知自重終同一物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天與西北地與黃泉人與思慮皆幽隱難知之處而太始之初有一未形乾已知之況萌於象數乎惟未

發於言行者未見於形非得一而虛明者不能知焉故惟鬼神知之神者先覺彼不得而遁藏也聖人亦如神然廢心任誠不逆詐不億不信所以堯試鯀而周公用管蔡也

氣變而形化

氣變于天則形化于地觀四時之運可知之矣人之少壯老死形亦隨氣而變聖人以仁義禮樂養人之精神血氣而容止進退至于可觀者亦氣變而形化

也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人備萬物之性故備萬物之能以其稟太極中氣靈於萬物故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戒哉

神一而已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也人為外物所蔽不能得一是以彼此之間不相知天地虛明不用耳目而無不見聞人自欺即是欺天地天地已知之矣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不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人與鬼幽明之分不同理一而已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下入於術矣

窮神知化非口耳之學所能當由至誠不息躬造其

境然後實有所見至誠者心學也強通者非造理而

宿有我者非循天之理術者外學也理者内學也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物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心之神其體本虛不可分也隨物而起泥物而著心

始實而分矣今人心專一於事物者邪正各有所至

惟不能致虛故不能應萬變也一於實者是精一於

虛者是神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聖人利物而無我

聖人利物而無我衆人有我而害物公私一判末如
霄壤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日月照其面目不愧於人可乎鬼神伺其心意不畏
於天可乎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録實事而善惡
形于其中矣
春秋書實事而善惡自見此之謂天理之自然而非

一人之私意也後世之史善惡不明者以文而失實
不然則有私意存乎其間如馬遷班固皆隨所好惡
發憤而生褒貶況其他乎

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自中者天誠也自外者人思誠也

韻法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
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
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

聲色臭味皆物之精英發乎外者也聲為陽色為陰臭為陽味為陰而各具四時之四變則十六之數也物有聲而不通變惟人之靈則通之康節以聲音各十六等推萬物之數元會運世者氣之數故以推天地律吕者聲之數故以推萬物二者一理而已聲音律吕其別何也單出為聲一之倡也故為律而屬天雜比為音二之和也故為吕而屬地聲以字為主字有平上去入四聲有輕有重則清濁也音以響為主

響有開發收閉四音有抑有揚則闢翕也聲者體也音者用也天統乎體地分乎用以律唱呂因平上去入之聲而見闢翕之音者因體生用也故闢翕為律天以呂和律因開發收閉之音而見清濁之聲者因用生體也故清濁為呂地也東為春聲陽為夏聲衛凡為冬聲則揫收者秋聲也東附於冬不為冬聲何也經世有二元起於冬至者天之元也行於春分者物之元也是故四序之冬五音之宮六律之黃鍾方

皆屬北者冬至之元體之所起也聲皆附東者春分之元用之所行也故知作韻者亦有所見也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此明先天圖以復次坤之義也坤反本復靜在一年則十月在一元則太極未動之際陽動於中而為復在一日則子中在一年則冬至在一元則太極生陽之始欲觀萬古者一年是也夫太極不動有一未形

其在先天坤之時也文王置乾於西北而曰乾知大始者以乾為宗明後天之用也是故太極雖虛其中有信應感而動間不容髮若指坤為空與無恐失之矣所以文王既以乾知大始又以坎居北方而卦氣起於中孚太玄始於中首者皆以更相發明慮後世之溺於空而蔽於無也

不見動而動妄也動乎否之時是也見動而動則為无妄然所以有災者陽微而無應也有應而動則為益矣

无妄震體見動而動也故為无妄震體之動者初九也無應則為无妄四未變也有應則為益四之變也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可謂有應矣猶還師焉聖人之動其謹如此雜卦曰无妄災也

精氣為物形也遊魂為變神也又曰精氣為物體也遊魂為變用也

形者體也神者用也言精氣則知遊魂為神氣言為物則知為變者性也言遊魂則知精氣為沈魄言為

變則知為物者常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人之學當從根本中來潤身者根本也

剸割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識也寛洪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三者亦知仁勇也

無德者責人怨人易㴲㴲則止也

責人以嚴待已以恕貧賤則怨富貴則驕皆易㴲也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堯舜之為政孔子之行己所謂循天理而動也造化安得不在我乎故天能使唐虞之亡堯舜能使世之不亂天能使周之不興孔子能使道之不喪天自行其天人自行其人此之謂造化在我

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

近世之學以高明中庸為兩端故天人間斷而不一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為卿相為匹夫以至學

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坎為險可以見城府則坤為腹可以想德器矣養氣者所以長德器也無德器則喜怒輕輕則多妄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于性命亦潤

天理者學之正位得正位則有眞樂眞樂不間於生死故性命亦潤

歷不能無差今之學歷者但知歷法不知歷理能布算

者落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落下閎但知歷法

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

歷理者依天地日月變化自然之數之用以置法如顓帝四分歷以立體太初八十一分以求閏是也古人有三百年改憲之說蓋歷不能無差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足謂之好學

怒與過情也不遷怒不貳過制情也制情亦情也制

情求以復性也陋巷簞瓢不改其樂非有得於性命則不能也故康節又言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孟子曰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暫悅而已深造自得而後至於樂

楊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易於復言見天地之心於大壯言見天地之情一陽動于坤下者復也其萌於思慮之初乎一陽動於乾上者大壯也其發於顔色之際乎然則天地之性何

所見一陽初動為心則萬慮俱寂為性當係坤之時
矣蓋坤者寂然不動性也復者感而遂通心也大壯
則萬物相見情也所謂性者乃眞心不動之處逐物
者心包絡之血氣妄心也眞心者君火性之神用也
妄心者相火血氣之役使也子雲太玄始于中首可
謂知眞心矣冬至之卦復也起于中孚七日而復應
焉眞心非空然無物老氏所謂其中有信吾儒之誠
也是故眞心者性之正覺也以為有而常虛以為無

而善應復則初念去本為末遠可以推見眞心者也
易无體也曰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恐遂以為有體故
曰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為典要變也
謂之易者本取其變也惟有常乃能變無常則紛亂
何能變乎蓋易本于地上之數地上之數起於二一
陰一陽往來錯綜以至千萬億兆而未嘗紛亂故不
窮也易者二也必有不易之者則一也會二歸一其
太極乎故天運四時北極不轉聖應萬變中心不搖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踟躕四顧孔子覲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蹈水之論有是理而世無其人則形為之礙也鳥翔空如實魚泳水若虛故知蹈水有此理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闔渾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天不能無陰陽人不能無小人君子陰陽順而相濟

則物成君子小人順而相養則世治是故無性非善無事非利無動非吉無適非樂此致一之論也惟陰陽有攻取之性逆順不能相無而兩不能合一故陰常病陽小人常害君子聖人作易有長君子消小人之道存焉所以裁成輔相也闢闔皆於未然消長必防其漸長陽消陰渾然無迹至於黎民於變比屋可封則至一之極也古之用易者非堯舜孰能當之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過

者有不可過者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也不可
懼也有大德無大位不可過者也孔孟其人也不可悶
也其位不勝德耶
遯之六二升而極于上六則為大過以此安於下固
志不奪遯世無悶也以此升于上滅頂不悔獨立不
懼也惟固志不奪之人乃能滅頂不悔孟子所謂大
丈夫者也彼茍進者隨時趨利安能過涉滅頂乎是
故大過自遯六二來而象因初上二陰爻以發明之

也在遯則初二皆為遯世無悶在大過則上為獨立不懼　夫以德言之其心則同以位言之其分則異故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也孔子似周公孟子似伊尹孔孟非不及伊周位不勝德也

大哉位乎待時用之宅也

易之六爻人也爻之所在無間君子小人即位也位者待時用之宅故六爻即六位也爻來位見乃有上下內外得失之別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
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
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治亂循環如陰陽消長必不能免貴未然之防聖人
所以立人極也後天之易所重在此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先天圖自坤而生者始于復自乾而生者始于姤皆
在天地之中中者心也故先天之學為心法而主乎

誠蓋萬法出乎理理之所至自然而成然理者天下之公非我所得有誠者所以體公理而在我者也是謂天德太極之根可以成已可以成物若不誠焉妄心生而公理滅既自喪我安得有物何由入道

所行之路不可不寛寛則少礙

天道惟用七物數必去本不惟存本亦居之以寛為變化之地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始為知易孟子著書未嘗及易

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

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孟子達道之權而不執滯是知易也其言子莫執中

猶執一益見其知易矣性善之論則天之一易之用

數也

所謂皇帝王伯者非獨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已但用

無為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知力則

伯也

易起於皇書起於帝詩起于王春秋起於五伯凡用
無為者皆皇如高惠之世是也用恩信者皆帝如孝
文之世是也用公正者皆王如孝宣之世是也用智
力者皆伯如孝武之世是也孝宣伯之王孝武王之
伯也譬之春夏秋冬東西南北此四者之數也
鬼神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
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
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

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管子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謂之鬼神鬼神者太極之英氣正理行乎兩間為天地之用者也氣其狀也理其情也人之耳目鼻口手足之運用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之精光皆英氣之外發鬼神之狀可得而知矣福善禍淫誰其主之聰明正直誰其有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誰其任之皆至理之相感自然而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鬼神之情可得而知矣
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統下三者有言象不擬物
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擬一物以明意有數象七日八
月三年十年之類是也
易有意言象數意萌於心言出於口有氣則有象有
名則有數此世之所知也而不知一萌於心即有象
數況已出于言乎是故健順動止陷麗說入皆係象
數不必至於天地日月雷風山澤之形而後有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之數也所以雍皆謂之象若無象可見天地鬼神安得而知之耶

易之數窮天地始終或曰天地亦有始終乎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

天地消長之運一年是也始必有終終則復始是故元會運世之數開物於寅閉物於戌夫法始乎伏羲當爲寅開物之初則戌閉物之後可想而知矣既極於亥當復生於子也

易有内象理致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變者是也理致者健而説巽而動之類是也指定一物者地中生木火在天上之類是也雍又曰自然而然不得而更者内象内數他皆外象外數何也内象無實象内數無實數存乎太虚若可更也而不可更者理有必至自然而成雖有智巧不能變其象而逃其數也若外象外數體若一定然爻有飛伏卦有消長六位八物不能自定是故惟適變者不變而不變者終變也

先天卦數二圖皆有序而不亂者以天地本象本數循自然之序而成也後天卦氣圖及雜卦氣圖皆雜錯無定者人情物態非僞即妄所以孔子序易以理為次而象數自從之也

在人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則乾道成陽坤道成陰

陰陽分太極在道則為乾坤在氣則為天地鍾於人則為男女散於物則為動植於其中又細分之至于

不可數計無非兩也合一則致用

神無方則易無體滯于一方則不能變化非神也有定體則不能變通非易也易雖有體體者象也假象以見體而本無體也

易以六十四卦為體故曰體者象也變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不可指一而名故本無體若求於不變之時則又退藏于密矣一陰一陽之謂道易雖無體猶有方也陰陽不測之謂神則無方矣故陰陽變化顯

諸仁者易也陰陽不測藏諸用者神也易猶有二神
則合一二無定體一無殊方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
謂之非道
分者理所當然故謂之道人能安分則知常久而自
有變化知常則明明則神矣
正音律數行至于七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於寅而入
於戌亥子丑三時則日入于地而目無所見此三數不

行者所以比於三時也故生物之數亦然非數之不行
也有數而不見也
天三地二天地分太極之數也天倍三而六地倍二
而四天無餘分不過乎七日有十辰有十二在日為
十用七在辰為十二用九是故夏至之日最長出於
寅入於戌亥子丑三時日入地而不見乃知陽之盈
數不過乎七曰雖以聲音律呂之數窮動植之數正
聲十錯綜之得一百六十下三聲有數而無聲者凡

四十八所用者一百十二而已正音十二錯綜之得一百九十二水石二音有數而無音者大數通四十所用者一百五十二而已合一百十二與一百五十二共得二百六十四為實用之數聲音相唱和而分布于二百五十六位每位得二百六十六蓋以見乎用者三不用者一之數也凡象之在天上形之潛地下鬼神居幽冥之間無不麗乎數特人不見之爾故曰非數之不行也有數而不見也

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
易有六爻即為六位爻來則位見爻去則位亡可以
明實即是虛虛即是實變者不變不變者終變之理
矣六位為六虛言待人而實也高祖太宗以匹夫而
升九五夏桀商紂以萬乘而為獨夫以位為虛不亦
信乎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有形則有體體者析乎形而已有性則有情情者分

乎性而已形性兼該體情偏係拱手則足不馳駐目則耳不聽者體也頭目有傷臂指自捍者形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性也所以不同者偏係之與不偏係公則大私則小也

大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天主用四時行焉地主體百物生焉聖人主用教化係焉百姓主體衣食出焉雖二者相資闕一不可然

無體者為太虛無用者為棄物言體者未必有用言用者則必有體也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于五伯絶於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始乎伏羲物開于寅也成乎堯陽純乎巳也革于三王陰生于午也極于五伯陽道已窮絶于秦則限隔矣邵雍所謂羲黄堯舜湯武威文皇帝王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是也堯之前亦有如五伯者

大數之中自有小數以細別之也特世遠無傳惟近者可見爾是故雍于皇帝王伯之中各分皇帝王伯也

神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無體

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神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所以應天下之故易也故易為神之用易者陰陽也神者陰陽不測也

循理則為常理之外則為異矣

不循自然之理者在天爲怪異之氣在人爲乖戾之行六氣有淫八風有邪五行有沴怪異之氣天地不能免大數本順故卒反于正

火以性爲主體次之水以體爲主性次之

天下之理虛實相資動靜相養不可偏無以性爲主者體爲次攝用歸體也以體爲主者性爲次從體起用也不惟水火天地精神皆可以此理推之矣

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

精神者性命之本原血氣者精神之佐使血氣者喜
怒愛欲之所生情之所起也人端本則情復于性逐
末則性敗於情性陽類故為神情陰類故為鬼書稱
堯曰乃聖乃神神者通乎死生之稱而鬼則非所以
稱人也情靜性復陰消陽純學至于此死而不亡矣
若肆情縱慾喪精失靈其死曰物豈惟鬼乎
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離終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
也

自乾坤至坎離以言天道自咸恒至既未濟以明人道此文王之易也文王之易天地之用也用從體而起上經首于乾坤者有天地而天之用行坎離則其用之不窮也下經首于咸恒者有夫婦而人之用行既未濟則其用之不窮也坎離者隂陽互藏其宅乾坤之交也未濟者水火各反其位坎離之不交也不交則窮故曰未濟男之窮也窮則復生變化見矣是故天地亦有窮則變化之本息人物亦無窮則變化

之用息人物之有窮乃天地之所以無窮也雍曰日
在于水則生離則死交與不交之謂也未濟為男之
窮而下經終焉誠至理也
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神生數數生象象生器
太極者一元一元者乾元坤元之本合而未離者也
寂然不動虛則性也感而遂通發則神也性者神之
體神者性之用故太極為一不動生二二即是神夫
太極動而生陽陽為奇一也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陰

為偶二也陽奇之一有物之一非太一也太一者太極之一非虛非氣即氣即虛眞至之理自然生神神應次二有動有靜于是生數奇偶者數也數生象乾坤者象也象生器天地者器也生而成器神乃寓乎其中以顯諸仁以藏諸用故器之變復歸於神者逆

丁本也

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之變復歸于神也

太極本靜故不動為性發則神者應感而通也神則
數者動靜變化倏陰忽陽一奇一偶故有數也有數
之名則有數之實象者實也氣見則為象凝則為形
器者形也形者神之所為而以自託焉如蠶作繭本
自我為非外來也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卷九

宋　張行成　撰

觀物外篇下之下

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極

太極一也真一含三而無對動靜則有奇偶分太極而各半乾坤自此生矣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

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此發明李挺之變卦圖也李挺之傳康節六十四卦圖剛柔相易周流變化以乾坤二卦為易之門萬物之祖功成無為凡卦一陰一陽者由復姤而來二陰二陽者由臨遯而來三陰三陽者由否泰而來六十四卦不反對者八反對者五十六而反對之中否泰既未濟四者重見則亦六十卦也以三陽三陰而變者主六爻而言用之升降也元包以五世歸魂遊魂而變者則主八卦而言體之

飛伏也陰陽平均迭為賓主則乾坤之體變為否泰之用故三陰三陽之卦不交于乾坤而生於否泰也先天圖否泰在天當天門地戶在地當人路鬼方其為乾坤之用可知矣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天任理理無不順人受天命而成性萬物皆備於我我之與物同乎大順若謂性命為我有而橫私之不能體物則悖道而失理理既失矣性命何有哉是故無我者任理而公不惟有物終亦存我有我者任情

而私不惟無物終亦喪我矣
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易循環也西北之交謂之朔陽氣至此而盡正北復生于子則變易矣地有四方又有朔何也曰日月者陰陽之真精是生水火故七曜有日復有火有月復有水地之西北有朔方北方天之東南有君火相火人之五藏心有包絡腎有命門也水火各有二而君火真精實相通真火有氣無形所以三焦無位故心奇而腎偶

朱鳥一而龜蛇二也夫心奇腎偶陽一陰二乾坤之
畫象之一者致用多二者致用少故君子用智小人
用力大智存神小智存精
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春多旱秋多雨所以先天離居寅坎居申也
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者太極也有萬物之中各有始
者生之本也
天地之元者一之一也萬物各有元者二之一也觀

物篇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者天數也一元包乎會運世會運世見而元不見年月日辰之喻也一之一也元會運世分為十六位者地數也元與會運世雖大小不同而分立竝用春夏秋冬之喻也二之一也一者以冬至為元體也二者以春分為元用也

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天地之情者情狀也與鬼神之情狀同也

天地無心緣感而生故於坤則寂然不動於復則感而遂通復之一陽天道之所以生物也咸之男女人道之所以生民也於復言見天地之心者無心而為心也變感為咸者有心而欲其無心也大壯見天地之情天地亦有情乎曰陽動於乾上發於顔色其情可見故與鬼神之情狀同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此盡己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

物則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莊子知魚樂者蓋萬物各有得意處即是真樂聖人體物苟居位行道焉使天下物物自得

老子知易之體者也

老子知陰而不知陽得易之體而已不如孟軻得易之用老子言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專氣致柔孟子知言集義養浩然之氣各以易而反於身者也

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

密

退藏于密者事過念止之時無思無為非若土木偶人也神妙致一所謂一以貫之雍以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為無為又言順理則無為强則有為知此即天下何思何慮但當委身於理一以貫之退則藏密感則遂通亦豈嘗偏於好靜乎雍又曰時然後言言不在我此尤見無為之理矣

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元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一數

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

太極者大中也渾然圓成兩儀之所生也太玄者北方深妙之地北即天中也故亦謂之北極元氣始生之處也渾淪為極在先天之初罔寘為玄在有地之後故極者道之父玄者道之母所以易為天道玄為地道也以色言之則為太素五色之本也以數言之則為太一一數之始也以事言之則為太初萬事之初也其來一原故散於天地萬物而成功則一也

太羹可和玄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色始於素味始於淡大羹玄酒味之本也以比造化之初恬淡自然既不可和亦不可漓甚美必有甚惡若可和則可漓矣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易地而處則無我應物而動則無為

誠

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人能至誠不息無間斷處則生死不能隔絕鬼神不

能測窺蓋虛則無迹可礙無象可覯故也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留侯用智皆因其勢而利導之不見有爲之迹

素問密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也

素問注天元玉策截法玄珠密語皆王砅所作五運

六氣八司九室律吕用十六運氣起甲子已卯其數

與先天合

瞽瞍殺人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

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聖人雖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愛

聖人反本而誠衆人逐末而妄秦人借父犁鋤慮有德色逐末之極也孟子此論如孔子去食之言明天下可棄父不可棄也

或問顯諸仁藏諸用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仁也其度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藏用也

象以見數顯諸仁也數以生象藏諸用也天下之數

生于理用雖藏以理推之可以探賾索隱

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

此教人學易之法

兑說也其他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

說於物者有害亦有厭說於道者無害亦無厭始也

講習而說及深造自得則樂矣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為

得矣

物理人情與吾心皆安處即是道有一不安非道也

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惟恕乎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此最近中庸之道

元亨利貞之德各包吉凶悔吝之事雖行乎德若違于

時亦或凶矣

此亦一變四之數也古之人以仁義忠信被禍者多

矣可與立未可與權也然吉凶以貞勝則大過滅頂

可稱无咎是故比干剖心自世人言之則為禍自君子言之則為仁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為弑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然唯湯武則可非湯武則是簒也

一經一權道竝行而不相害

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雍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也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

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

知者吾不信也

秦繆公有功于周能遷善改過爲伯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于洛次之齊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强大又次之宋襄公雖伯而力微會諸侯而爲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也故四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于書郊牛之口

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云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持立私意哉又曰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于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易之為書將以順性命之理者循自然也孔子絶四從

心一以貫之至命者也顏子心齋屢空好學者也子貢多積以為學億度以求道不能刳心滅見委身於理不受命者也春秋循自然之理而不立私意故為盡性之書也

初與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

人之貴兼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

顯諸仁藏諸用孔子善藏其用乎

莊荀之徒失之辯

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為仁而已

三人行必有師焉至于友一鄉之賢天下之賢以天下

為未足又至于尚論古人無以加焉

義重則内重利重則外重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為賢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為高也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

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天時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

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

伯夷柳下惠得聖人之一端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人之時

太玄九日當兩卦餘一卦當四日半

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倉廩實府庫充兵强名正天時順地利得然後可舉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

今有人登兩臺兩臺皆等則不見其高一臺高然後知其卑下者也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

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為身本家為國本國為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剸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言發于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偽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無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邇

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

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

月所照皆可行也

斂天下之善則廣矣自用則小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

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于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夫弓固有强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為弓弱無力者以為弓强故有力者不以己之力有餘而以為弓弱無力者不以己之力不足而以為弓强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强弱也二人之力强弱不同也今有食

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遜則均得食也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

良藥不可以離手善言不可以離口

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季札之才近伯夷叔向子產晏子之才相等埒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新作兩觀新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

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為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況五霸實有功于天下且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于僭竊乎安得不與之也治春秋者不辯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凡人為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平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皆春秋之名實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羊名也禮實

也名存而實亡猶愈于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
無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
春秋為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聖人之難在不失仁義忠信而成事業何如則可存於絶四
有馬者借人乘之舍己從人也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
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
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

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

人有出人之才必有剛克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若用於他反為邪惡故孔子以申棖為焉得剛既有慾心必無剛也

君子喻于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唯聖人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為小人直不畏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顔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為將發於心而便能絶去是過與顔子也過與是為私意焉能至于道哉或曰與善不亦愈于與惡乎曰聖人則不如是私心過與善惡同矣

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徑以求之是屈天地而狥人欲也不亦難乎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强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魯之兩觀郊天大禘皆非禮也諸侯苟有四時之禘以爲常祭可也至於五年大禘不可爲也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

誰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濟者也不由

戸者鎖穴隙之類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别也雖多見必有以别之

落下閎改顓帝歷為太初歷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隔一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卦氣起于中心故首中卦

元亨利貞變易不常天道之變也吉凶悔吝變易不定人道之應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為名人之有行必由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

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十干天也十二支地也支干配天地之用也

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

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濟未濟以人事

也
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而皆可則事成而吉也
變從時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而順天
下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
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人智強則物智弱
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
與下愚不移故也

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于輕始過于厚猶卒于薄況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當仁不讓于師者進仁之道也

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之事幾于王道能悔則無失矣此聖人所以録于書末也

劉絢問無為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為也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理義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

類造化之言也

莊子氣豪若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此言有為無為之理順理則無為強則有為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志於道者統而言之志者潛心之謂也德者得於己有

形故有據德主于仁故曰依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上漏言也君不密則失臣故書國殺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

作易者其知盜乎聖人知天下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

以尊臨卑曰臨以上觀下曰觀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

記問之學未足以為事業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謄録監生臣黄　鐘